

燕京舊照小考

趙 衡

內容提要：“舊京風物——德國攝影師鏡頭下的老北京”展收錄了100張照片，呈現了1914—1927年北京樣貌。這些照片曾於1928年在德國柏林結集出版，名為*Peking*。時過境遷，讀者已很難將它與當今北京城的相關風貌聯繫起來，更遑論其中有些題名不太準確甚至錯誤。本文在查閱相關史料的基礎上考證了其中一些照片的背景，以求還原照片的真實內容，加深讀者對舊京風物的認知。

關鍵詞：舊京風物 老北京 城門 牌樓 雲臺 城牆

“舊京風物——德國攝影師鏡頭下的老北京”展收錄了100張老照片，呈現了1914—1927年北京樣貌。作為文化古城，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餘年的建都史使北京積澱了豐厚的人文歷史內涵。照片中對這些舊景的記錄客觀而生動。從故宮、天壇到琉璃廠、前門大街，無處不是歷史，其中很多地方的名聲經百年而不衰。如今它們有的代表時尚，有的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而北京的魅力就在於整座城市的每個細節都與歷史風貌息息相關。

這些照片曾於1928年在德國柏林結集出版，名為*Peking*。影集出版時，攝影師漢茨·馮·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 1895—1965）曾給每一張照片都加了題名。今日看來，由於時過境遷，攝影師當時的認知亦有一定錯誤，這些題名多少有些與實際不符。為了方便向讀者展現百年前的舊京風物，在整理照片時，參考相關文獻史料對每一幅照片進行了考證核實，根據實際情況重新擬定了照片題名，以提高照片題名及說明文字的準確性。這項工作細緻、繁瑣而有趣。下面所舉的例子記錄了這項考證工作的幾個片段。

照片拍攝的時間是民國初期。這段歷史雖然短暫，卻是北京歷史長河中承上啟下的重要轉折點。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了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統治，次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2月21日，在袁世凱的勸說之下隆裕皇太后連發三道懿旨宣佈清帝退位。同年4月，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決定定都北京。10月，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將中南海改為總統府。直到1928年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的16年間，北京政權更換了13任總統，46屆內閣。在這一時期，明清北京城保持的“凸”字形結構、內九外七的城門格局遭到破壞：1901年，按照《辛丑條約》內容，為了讓



作者原題名：View of the Chinese Town (內城景色)



作者原題名：T sien-men Gate (前門)

火車到達正陽門火車站，在左安門城牆上打開一個豁口；1912年，權貴們爲了從國務院去西長安街更加方便，在皇城上開了灰場口；1913年，在天安門東西兩側皇城上開了南池子、南長街兩個門；1914年將正陽門東、西甕城城牆拆去，而後又於正陽門之東一里許闢一門曰水關，以謀東交民巷外僑出入之便；1916年袁世凱在寶月樓下開新華門；1926年段祺瑞執政時間和平門。古老的城牆在這段時期變得千瘡百孔。^①

這兩張照片中最顯眼的建築是一座牌樓。其造型為五間六柱五樓式，從規制可以判斷這是舊時北京最大的街中牌樓——前門五牌樓。這座牌樓明朝正統四年（1439），建成時為木結構，6根立柱均為沖天柱，每根立柱兩側各有一對戢柱，每間有兩道額坊，坊間有鏤空花板，坊上各以斗拱承樓頂，五樓均為四坡頂，正間額坊鏤“正陽橋”匾額。正陽橋位於五牌樓北側，從照片中可以看出正陽橋正在施工，只闢出西側一道，並在路當中設路障便於車馬行人對流行駛。

第一張照片原名為“內城景色”，實則是從正陽門上南眺至永定門的景色，可以看到五牌樓的東側“瑞增祥號”的字樣。在這段動盪的時期，北京的民族工商業蓬勃發展，在前門大柵欄一帶產生了八家帶“祥”字的綢布店，稱作“八大祥”，分別是瑞蚨祥、瑞生祥、瑞增祥、瑞林祥、益和祥、廣盛祥、祥益號和謙祥益，都是由山東濟南章丘縣舊軍鎮孟姓家族經營的。最初只有瑞蚨祥和謙祥益，而後又開設了瑞生祥，到清光緒元年（1875），這三家祥字號又分別開了一家分店。瑞蚨祥分店稱為“瑞蚨祥東記”，謙祥益分店稱為“益和祥”，瑞生祥分店稱為“瑞增祥”，1893年，又開設了瑞林祥綢布店。庚子事變（1900）時，大柵欄一條街全部毀於戰火，孟家後人孟觀侯籌備了近二萬兩銀子重修瑞林祥。後前門一帶因修火車站，土地收歸國有，於是瑞蚨祥併入瑞蚨祥東記，謙祥益也搬遷，並將門市併入益和祥，隨後謙祥益又在前門大街東側開設分店，稱為“謙祥益北號”，一時間八大祥的規模十分宏大。^②

從五牌樓一路南望，可以看到遠處模糊的一座城樓，也就是北京中軸線的最南端永定門城樓。永定門始建於明嘉靖時期，跨越了明清兩代，城樓形制一如內城，面闊五間，進深三間，通高26米，重檐歇山頂灰筒瓦綠琉璃剪邊，是北京外城七座城門中最大的一座。清朝定都北京後，曾將北京各城門上題寫的漢字改為滿漢兩種文字的匾額。民國初期，內務部總長朱啟鈐請邵章^③為北京各城門重題了漢文名稱。《燕都叢考》記述“各城門額，從前皆並書滿漢文，民國紀元以漢文石額易之。時貴陽朱桂辛長內務，以屬邵君伯烟章，伯烟書成額頗自許，朱公付諸庸工刻石，邵君怒，馳書索回，朱公遜謝，改用良工乃已。今日各門之額，皆邵君之書也。”^④隨着北京城門陸續拆除，邵章先生題寫的匾額大多失落無存，唯有正陽門箭樓上仍存一塊。明代城門的匾額原件更是無處尋覓。2003年，在先農壇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門口的一株古柏樹下發現了明代原配的永定門石匾，經鑒定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始建永定門時的原件。如今復建的永定門所嵌石匾就是仿照這塊石匾雕刻的。

第二張照片與第一張取景的方向正好相反，攝影師站在五牌樓的南側拍攝正陽門箭樓。從照片中可以清晰看到電燈、電綫杆等設施，而箭樓下兩排箭窗的弧形遮檐也是1915年政府委託德國人羅思凱格爾改建時所加，與前面的五牌樓和旁邊的人力車融合在一個鏡頭中，非常客觀地反映了當時西方文明對北京這座古都的改變和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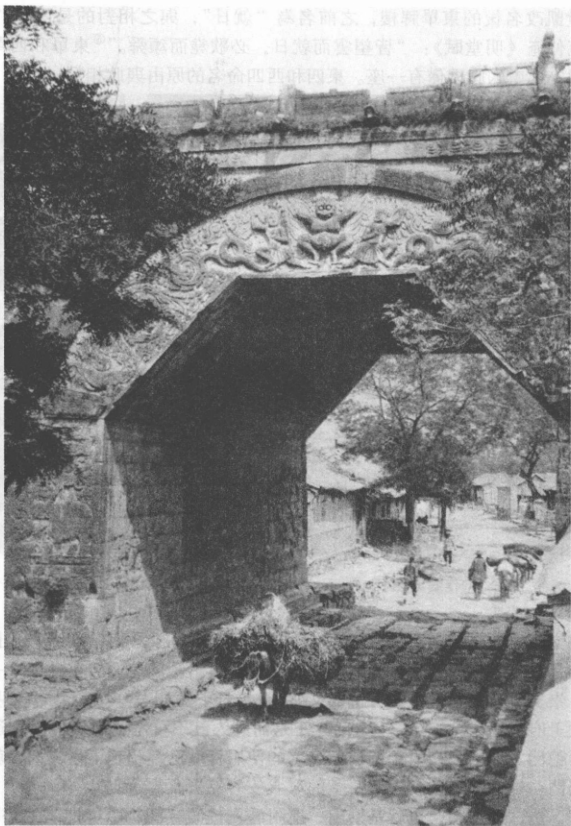
照片中的牌樓為三開間式，可以看到四根立柱皆有鉞柱。牌樓題額“景星”。照片拍攝者1927年離開北京，從“景星”可以判斷，這張照片拍攝於1916—1927年。“景星”為袁世凱改名後的東單牌樓，之前名為“就日”，與之相對的是西單“瞻雲”牌樓，取義范仲淹《明堂賦》：“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⑤東單和西單名字的由來，也是因為此處的牌樓僅有一座。東四和西四命名的原由與此相類。



作者原題名：View of Ha-ta-men（遠望哈德門）

從牌樓南望可以看到一座城樓，按照作者原題名翻譯是“哈德門”，也就是崇文門。哈德門是北京方言的產物，其名稱從未見於正史。關於這個名字的由來一般有兩種說法：一、崇文門早在元代是元大都的文明門。《日下舊聞考》中記載“文明門即哈達門。哈達大王府在門內，因名之。”^⑥哈達王是何許人已不可考，但這個名字逐漸在民間演變成了哈德門。清末民初哈德門這個名字的使用程度已經超越了崇文門，就如同前門超越了正陽門一樣。二、明朝人蔣一葵的《長安客話》記載元時以“海岱”代稱此門，海，即渤海，岱，即岱宗，也就是泰山，還附詩為佐證，認為哈德門是錯書^⑦。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這位德國攝影師記錄下來的名字亦是哈德門。這個帶有濃重北京風味的名字最終流傳至今。關於哈德門，民間流傳着這樣一句話“九門八典^⑧一口鐘”。九門指北京內城九座城門，每天鐘鼓樓早晚敲鐘鼓時，各個城門亦敲典開關城門。唯獨崇文門沒有典聲，因為崇文門是由清代內務府直轄的稅務管理所管理，專司稅務，因此得名“稅門”。紫禁城需用物資亦從這座城門進城，所以崇文門晝夜不關^⑨。

照片的英文題名直譯是“漢口鐵路旁的語言門”。這個題名雖然讀起來很費解，但看了照片內容後，其中含義一目瞭然。



作者原題名：Gate of Languages at the Hankau Pass
(漢口鐵路旁的語言門)

照片中的建築是一座典型的過街塔臺基。過街塔屬於中國古塔建築中的一種特殊形

式，一般橫跨於街道通衢之上，臺下開券洞門以便於行人車輛來往，臺上多立藏式佛塔。這座過街塔梯形券門，券面內八外圓，雕飾繁縟。門道兩壁浮雕四天王像及各民族文字佛典經文^⑩，可以判斷它是居庸關雲臺。雲臺是居庸關城內一座漢白玉砌築的高臺，始建於元至正二年（1342），是典型的元代過街塔建築。臺上有三座並列的白色覆鉢式塔，是元代大寶相永明寺的附屬建築，現僅存五開間柱礎遺址。《昌平縣志》中記載：“雲臺頂部四面各有挑出的石平盤兩層，雕飾如意雲、獸面和環珞垂珠；石平盤上安有石護欄一周，石欄望柱之下和臺頂四角有排水石雕龍頭。石欄之內元代建有白色喇嘛塔三座，元末明初之際相繼毀壞，後雲臺之上改建為佛殿。明正統八年（1443）春殿宇重建，正統十三年（1448）落成，殿內供奉毗盧遮那與文殊、普賢菩薩等佛像，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五月毀於火災。”^⑪著名的京張鐵路正好經過附近，攝影師可能混淆了京張鐵路和京漢鐵路，纔會這樣題名。雲臺上雕刻的文字分佈在券洞兩側牆壁上，內容是分別用梵文、藏文、八思巴文、西夏文、維吾爾文、漢文六種文字鐫刻的《陀羅心經》、《造塔功德記》等。這也是攝影師題名為“語言門”的原因。

此雲臺是我國最早最大的一座過街塔臺基。頂部呈多邊形的券門是我國目前少見的元代以前的城關門洞形式。券洞上的六種文字是研究我國古代文字的重要資料，其上雕刻均為元代藝術精品。因此，雲臺除審美價值之外，亦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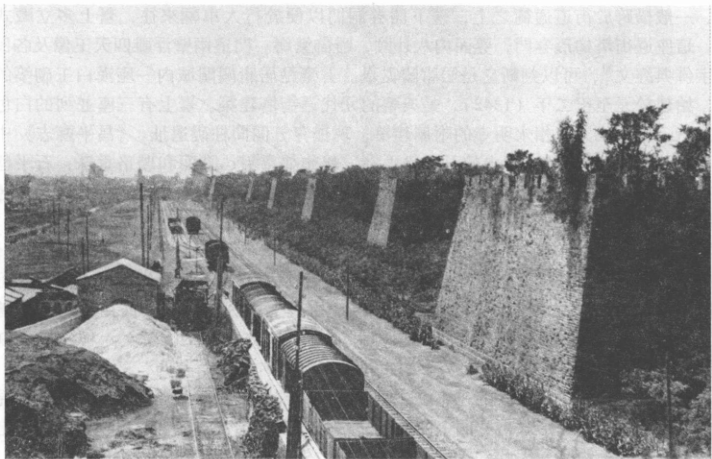
四

這張照片的原題名雖然簡單，但內容極其豐富。

照片的一個亮點是城牆邊的鐵路。根據作者在北京活動的年代可以判斷這條鐵路應是京津鐵路。《庚子記事》記載：“十一日，保定府至京鐵路，車展在正陽門外西月牆，每日火車來往，直抵西門洞。今天津至京鐵路，自馬家堡分道，由永定門進東牆缺進城，繞天壇後，穿行崇文門甕洞，直抵正陽門。東月牆停車，車站即在東城根。此路歸英國，每日招集人夫數千人，大興土木，修蓋洋樓棧房，護城河沿禁止行人。”^⑫雖然這段歷史並不光彩，但這條鐵路的開通的確帶來不少方便。

照片的另一個亮點是遠處依稀可見一座城門，以及城門箭樓和角樓之間一座帶鐘樓的穹頂建築。根據城門和鐵路的位置判斷，城門是正陽門。這座穹頂建築正是鐵路的起點正陽門火車站。車站始建於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前一年清王朝被迫簽訂了《辛丑條約》，而後侵略者為掠奪需要又強迫將京津鐵路由馬家堡從永定門入城修到天壇，由天壇又直達北京內城，這纔興建了正陽門火車站。^⑬直到2008年8月1日，這座經歷了102年滄桑的火車站正式變身為北京鐵路博物館。但如今若站在照片取景相同的角度再看正陽門火車站，會發現不盡相同。1959年9月，作為當年北京十大建築之一的北京站落成，使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正陽門火車站停業。20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開始修造地鐵。由於當時技術有限，正陽門火車站不得不以鐘樓為中心做了“鏡像對稱平移”，為地鐵工程讓路。改造時，鐘樓左側建築被拆除，在鐘樓右側重建。^⑭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車站主體建築和鐘樓的位置與照片中的不盡相同。

攝影師為這幅照片題名“城牆”，可見他對北京城牆的印象極為深刻。《日下舊聞



作者原題名：City Wall（城牆）

考》記載：“京城周四十里，高三丈五尺五寸。”^⑤攝影師所拍城牆為崇文門到正陽門一段。這段城牆再向東至角樓，正是如今的明城牆遺址公園。

五

作者的原題名顯然存在方位錯誤。照片遠處兩座山是景山和北海的瓊華島，近處的一條街是地安門外大街。從照片的角度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較高的位置拍攝的，而這個角度的制高點應該是鼓樓，因此可以判斷作者是站在鼓樓上向南偏西方取景，而非北京東部地區，大體屬於北京北部地區。

景山又名“萬歲山”。《燕都叢考》載：“……門內即景山，一名萬歲山。山高百餘丈，周垣二里，林木蔭翳，峰巒秀聳，為大內之鎮山。”^⑥萬歲山中峰所在之處是元代延春閣舊址，明代在此堆築土山，意在壓勝前朝的風水，故又名“鎮山”。景山於北京城意義非凡，《北京城的起源與變遷》中提到：“萬歲山在北京城的整體平面設計上，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項現實意義，即它的中峰代替了原先大都舊城的‘中心臺’，而成為北京新城的幾何中心。萬歲山中峰位置的選擇，既在全城中軸線上，又是內城南北兩牆的正中。這個人為的制高點，在整體的宮闕建築上雖然沒有明確的實用價值，卻具有突顯的象徵意義。它企圖在一種類似幾何圖案所具有的嚴正而又勻稱的平面設計上，憑借一個巍然矗立的實體，以顯示封建帝王至高無上的尊嚴。”^⑦從景山到鼓樓這條大街正是北京的中軸線，也是當時京城繁華的商業街之一，與前門大街相對應，被稱為“後門大街”。



作者原題名：Eastern District of Peking（北京東部地區）

注釋：

- ① 陳宗蕃編：《燕都叢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37頁。
- ② 王永斌口述，王煒、郭韓整理：《大前門——王永斌口述的老北京生活》，學苑出版社，2009年，206頁。
- ③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文津學志》（第四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210頁；“邵章（1872—1953）字伯炯（亦作伯襄），號崇伯、倬庵，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後畢業於日本法政速成科。歷任翰林院編修，杭州府中學堂、杭州兩級師範學堂、湖北法政學堂及東三省法政學堂監督，法律館諮議員，奉天提學使，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約法會議議員，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北京政府評院評事兼庭長、院長等職。”
- ④ 《燕都叢考》，第38頁。
- ⑤ 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上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5頁。
- ⑥ 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四十五《城市內城東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704頁。
- ⑦ 蔣一葵：《長安客話》卷一《皇都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2頁。
- ⑧ 鈿，一種金屬片，敲擊時會發出聲音，也作“鈿”。
- ⑨ 參見 http://www.bj.xinhuanet.com/bjpd_sdwm/2010-09/13/content_20888423.htm（2012年4月10日檢索）
- ⑩ 梁思成：《中國建築史》第七章第二節《元代實物》，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261頁。
- ⑪ 昌平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昌平縣志》第二十九編《文物》，北京出版社，2007年，845頁。
- ⑫ 仲芳氏：《庚子記事》，收於《庚子記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中華書局，1987年，76頁。

